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有“大法”而无“定法”

——新时代文学赋能剧集改编创作的特色探析

□戴清



《人世间》剧照

新时代电视剧、网络剧(以下简称“剧集”)创作高质量发展,文学赋能功不可没。其中既有网文IP为剧集题材内容带来的新奇繁复,更有传统文学作品对改编剧集提供的精神骨血、艺术养分。本文在辨析“文学性”的基础上,探讨剧集改编叙事调整背后的媒介约束与传播特性,考察影像再创与母本“文学性”之间的镜像互文关系,提炼总结新的改编规律,以裨益于今后剧集改编创作不断推出精品。

“文学性”为精品改编剧集输送精神骨血与艺术养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扶持优秀剧作,从源头抓创作的政策导向有力推动了剧集创作的高质量发展,也形塑、丰富并引导着剧集改编的母本来源与构成趋向——从一度较多向网文IP借力,转向同时拥抱严肃文学、经典文学,形成了两类改编交相辉映、各美其美的良好格局。

传统纸媒文学中,茅奖、鲁奖等获奖作品自然成为剧集改编的首选,它们以饱含作家真挚深沉的生命体验、审美表达与对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动力引擎。剧集改编能够推动文学作品走进大众,进一步促成传统纸媒文学与剧集改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可喜局面。

“文学性”被看作是文学原作中的精华精粹。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于一百多年前提出“文学性”概念,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技巧与“诗性功能”,也由此开启了文学研究侧重文本形式美学的分析路径,形成了与此前长久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分庭抗礼的新路径。但事实上,“文学性”是无法剥离其外部联系而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文学性”不可能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成分,而缺少社会历史文化的表达。“文学性”即“以诗性、美学特质为主导的文化蕴涵性”,同时“文学性”也始终与高品质文学作品交相辉映。

优秀文学作品为改编剧集输送精神骨血与艺术“诗性养分”,成就了新时代荧屏的累累硕果,与原剧一道共同绘就了当下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文艺版图。“文学性”对于优秀剧集改编创作的赋能是全方位、弥漫式的:精神意蕴的深刻宏阔、叙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人物群像的鲜活立体、语言细节的活泼动人……恰是融汇了“技、艺、道”与高度艺术概括力的优秀文学母本,将改编剧集创作托举到了深远坚实的起点上。

抓住文学精髓基础上适应媒介转换的结构要求与文化考量

跨媒介改编如同一个转译过程,从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转换首先带来叙事方式与策略的变化,叙事容量、结构、时空、视角、情节、细节等根据视听艺术的要求都要做出相应调整。如《玫瑰的故事》从原作多个人物的视角讲述,改编为黄亦玫的单一视角与旁白,人物身份也从家庭主妇变为精干的职场女性,凸显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和女性意识,也让情节拥有更多变化。

其次,剧集创作作为视听艺术,受媒介线性播出的约束,需要在叙事线索与结构上更为集中,以便更有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人世间》删去了原作周蓉在法十余年的经历,虽然多少损失了原作寄寓在人物身上的知识分子情怀、部分“文学性”精华以及人物的丰满立体,让观众一度陷入对郑娟、周蓉两位女性谁更好地履行了母职的简单对比与臧否中,但从整体效果来看仍是改编中的



《我的阿勒泰》剧照



《北上》剧照

成功之作。

再次,伴随媒介转换,影像比文字更直观、传播也更广,相应对剧集的叙事伦理要求也更严,传播的约束门槛更高,由此要求剧集续创在保留原作“文学性”的同时,还要对原作进行局部删改或调整。如《人世间》原作周秉义病逝后,郝冬梅很快改嫁,在剧中改编为秉义病重、冬梅与秉义故地重游、彼此搀扶走在当年约定的索架桥上,这种情节改编不仅令人百感交集,也带有一定的文化伦理考量。

最后,相较于纸媒文学严肃、深刻的叙事立场,网文则不乏亚文化特色,剧集在改编中都要进行相应调整,以整合为大众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使剧集续创总体趋向温暖,“调亮”人物的精神底色。如《风吹半夏》剧名的清新明快改变了网文《不得往生》伴随的因果报应的消极色彩,凸显了民营企业许半夏的顽强坚韧,让人物形象更加正面,作品的价值立场也更带有理想主义倾向。当然,“调亮”也需要把握分寸。一些作品存在调节“过亮”的问题,也会因此丧失了原作的思想性。

总之,改编需要兼顾媒介转换伴随的叙事与传播约束,但不应以媒介差异来随意删压小说独特的“文学性”,否则很容易被观众诟病为“化精彩为平庸”,甚至“化神

奇为腐朽”。

以文学为母本打造融汇作者意识的独特镜像

剧集改编创作史,始终伴随着改编观念的嬗变,从“忠实于原著”的“忠实论”改编原则到逐渐向发挥电视剧视听优势的“创造论”改编原则偏移,显示出改编剧集与原作之间日益摆脱依附性的从属关系、剧集续创不断获得主体性地位的观念变化。同时,经由市场消费性、观众优先性被高度重视的网文改编的大力推动,剧集续创已然一步步冲破曾经的“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观念束缚,确立起“以我为主”的开放改编理念。

改编理念的艺术自觉也同新时代剧集高质量发展如影随形、相伴相生,并互为因果,其间为人们所熟悉的,电视剧网络剧精品化追求、叙事艺术大幅提升、创制水准跃迁式优化、表演水平整体提高……构建起全面升级的艺术生态。其中人物群像塑造艺术、时空叙事艺术、地域美学、表演美学、视听美学等均十分亮眼。以地域美学为例,从年代剧《小巷人家》品江南苏州韵味;《沉默的真相》《风犬少年的天空》让观众感受阴郁湿冷与温暖烟火气的重庆两面……这种美学特质涵容了地理空间/环境/场景、人物方言、生活习惯、美食、服饰、表演、非遗等不同方面。地域美学渗透进情节设置、环境特色、场景氛围与意象意境,并形塑着人物的情绪、情感与心理。

在《繁花》《北上》《我的阿勒泰》等为代表的优秀改编剧集中,鲜明体现了“以我为主”的“续创”自主性,也与母本文学形成了一种“似同实异”的镜像互文关系,反映了创作者不同的审美观照重心与文化关切,表现出传媒艺术生态中大众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暗合着观众与读者、视听与文字同中有异的审美心理图式与期待心理。同名改编剧集虽沿用了原作的部分人物与故事线索,但又像是一个新作品、新创造,叙事结构、人物、表现重心、精神蕴涵都有较大改变和调整,借助视听优长增添了新的艺术特质。

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虽判然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将影像创作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王家卫以光影、色彩、造型的丰饶魔力为原作注入了新的灵魂,让《繁花》深深刻印了导演的个人风格;滕丛丛导演的《我的阿勒泰》、姚晓峰导演的《北上》虽然不像《繁花》里夜上海那般斑斓魅惑,但更带有大自然慷慨赐予的迷人魅力,《我的阿勒泰》中温暖澡堂的氤氲舒缓、一眼望不到边的夏牧场、碧波清亮的仙女湾小道,以及《北上》中镜头、空镜下运河的诗意葱茏、热闹温暖的运河人家,都有着涓涓细流般的细腻灵动与沁人心脾的艺术意象,它们以各自的故事拨弄观众的柔软心弦,带给人们疗愈功效与无限向往。透过这些作品,不仅能看到改编者对原著的别样解读,也能看到时代审美的独特表达。而这恰恰是文学母本提供的基础支撑。

改编续创与原创一样,都内含一般规律的“大法”,而无固定答案的“定法”,但其中又一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改编创作需要尊重优秀原作,处理好把握原作“文学性”精髓、韵味和发挥剧集艺术自觉之间的关系,以全流程高品质创制实现优秀的视听转化,借助文学赋能推动剧集改编的创造创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诗美成都

纪录片《诗美成都》: 寻一颗诗心

□赵捷

近日,人文纪录片《诗美成都》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该片共分为《李白A计划》《杜甫寻花》《杜甫看鸟》《薛涛的房间》《苏轼海棠红》《陆游的B面》6集,其中杜甫的着墨篇幅最大,首尾以A计划与B面相呼应,使得各自独立成篇又作为完整统一的叙事系统存在。该片以古代经典诗歌为经,以成都的地性表达为纬,以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铸就成这座城市的精髓。

跨媒介的诗意共振

古代经典诗歌的打开方式究竟能有多少种?《诗美成都》充分使用跨媒介叙事,不仅在叙事主体上让文学与纪录片发生美妙碰撞,还在片中将音乐阮咸演奏、后期包装中的书法、充满中式意境的水墨动画、摄影作品、还原杜甫听觉世界的鸟声鸟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蜀锦、文旅话剧《苏东坡》、成都市郫都区非遗项目郫筒酒、川菜等切入古诗,让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化形态都与诗歌发生关系,为当代观众打开进入文学、诗歌的别样方式。

这种跨媒介的娴熟运用,不仅使纪录片避免了传统意义上由专家带领赏读古诗的单调乏味,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多元审美需求,更借助跨媒介本身赋予诗歌、诗人以鲜明性格色彩。特别是开篇对李白的讲述,主创邀请到阮咸演奏家冯满天,他的豪迈演唱风格,生动再现了李白诗中面对困境积极进取的精神内蕴。该片同时借助冯满天的音乐理解,将李白塑造为一位更能够与今人共情共鸣的“摇滚青年”:20岁的李白勇闯成都,拦轿递简历给前宰相苏颋,被夸“天才英丽,可比司马相如”;他拜见李邕,却被嫌弃“太狂”,愤然写诗怒怼:“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小镇做题家”的人世之路,充满热血与不羁。

片中所择选的其他文学家、艺术家,多半如此,用一颗“诗心”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如中华花艺教授余郭艳以一颗“诗心”寄情花草山水;音乐人张若水以一颗“诗心”聆听鸟儿的欢畅……“诗心”隐藏在片中每一位主人公“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面孔后,作家阿来、翟永明、欧阳江河、雷震、成都市观鸟协会会长沈尤、蜀锦艺术家苏舒等等,他们无不以一种无私的、不旁及实用功利和欲望的心态,为观众带去他们眼中的诗意人生,实现了文心涵濡的社会功效。

往昔与今日的互文

往昔与今日的互文,不是将今人所思所想挪到历史叙事之中,而是在古人的所思所想中找到与今人同频共振的内容。这一介入历史创作的出发点,决定了历史真实的程度。《诗美成都》恰恰选择了一条有效媒介人

历史与今日的方式,从古代诗人的际遇中,寻找同今人人生困局与跨越时空的情感议题的交叉点。比如主创对薛涛这位唐代女诗人的择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彼时女性写作多在闺阁,而薛涛却能够周旋于权贵之间,她拥有那个时代女性难以想象的社交能力,而由于锋芒太露得罪韦皋被发配充作军妓后,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她明白了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从此拒绝依附,在浣花溪畔首创新诗笺安身立命。她留下90多首诗,创下中国古代女诗人之冠。这位一生要强的诗人,在千年后依旧能够击中当代观众的心,而对于其诗中“有无雌声”的辩驳,也对应了今时女性主体的自我确证——她的诗中不仅有女性视角,更打破了将女性视角局限于闺阁的藩篱,展现出更广阔的存在。

当《春夜喜雨》的雨穿过千年落在今时的浣花溪上,此处的雨便与别处不同了;当陆游将壮志深埋在酒中,今时的举杯便有了别样的意义……《诗美成都》“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进一步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回应文化交融的文明课题

以外籍人士视角接轨国际表达的方式在当下的纪录片创作中并不新鲜,但该片没有简单化地借用他们的观点,而是精心择选了熟谙中国诗歌文化的外籍人士,避免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审美偏差与肤浅误读,在更为宏阔的比较视野中回应了世界经验与文化交融的文明课题。

例如《李白A计划》中,对隐居青城山潜心创作的德国诗人雷震进行采访,不仅谈及李白对庞德《华夏集》的影响,也将李白与西方同怀建功立业理想的诗人进行比较;《杜甫看鸟》中,四川大学留学生林君岚由杜甫诗想到古代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我们终会像鸟儿回到天上的世界,拥抱命中注定的缘分”;《陆游的B面》中,加拿大籍演员大山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发挥导游式作用,引导观众走进陆游。

李白举杯、杜甫寻花、薛涛制笺、东坡泛舟、放翁策马……成都的“巴适”有了文脉的根,也有了在沸腾生活中守住“慢火候”的底气。该片在文旅结合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借人物动线串联成都,走访散花楼、杜甫草堂、浣花溪、合江亭、摩河池、吟诗楼等多处标志性景点,还走出成都乃至四川,去探索诗人更为广阔的人生经历。这些都为影片的后期衍生链开发提供了思路,也以“古典诗歌+城市文脉”为创作锚点,发挥了文艺作品为城市留影、为时代存证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

全民抗战史诗剧《我们的河山》在沪举办发布会

本报讯 6月27日,全民抗战史诗剧《我们的河山》在上海举办发布会。该剧由华策影视集团、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聚焦“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宏大主题,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富有生活质感的敌后视角谱写了“山河浩荡、国魂灼灼”的历史画卷。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礼剧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项目,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以1937年山东沦陷为历史背景,讲述了青年党员庄焯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沂蒙山区发展基层武装,经历重重考验,开辟、建设、壮大抗日根据地,最终粉碎日寇扫

荡计划,迎来抗战胜利的故事。该剧也是“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扶持项目。发布会现场,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程守田为《我们的河山》荣誉授牌。这一殊荣表彰了该剧立足山东大地、深挖沂蒙精神的创作贡献,更彰显该剧用好抗战革命历史红色资源讲好影像党史课、思政课,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分量。发布会上,导演毛卫宁谈到,《我们的河山》中用了“三个真实”——历史真实、战争真实、百姓生活真实来复刻时代,再现抗战的曲折历程和真情实感的军民鱼水情。他表示,该剧是为数不多在同时一点完成全部拍摄的剧组,剧集充满了山东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质感。(许莹)